

人 与 事

帕斯捷尔纳克著

乌兰汗 桴 鸣译

文化生活译丛

人 与 事

帕斯捷尔纳克著

乌兰汗 桴 鸣译

文化生活译丛

(京)新登字007号

人 与 事

REN YU SHI

帕斯捷尔纳克 著

乌兰汗

译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2.75 印张 201,000 字

1991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数 08,501—15,500

ISBN 7-108-00363-3/I·87

定价 9.80 元

文化生活译丛

刊 行 者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86 号

印 刷 者

文字六〇三厂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帕斯捷尔纳克是苏联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一种相当复杂的文化现象。他的性格耿直古怪，经历坎坷，命运多舛。他的创作高雅深奥。

围绕着他的作品，有褒有贬，几十年来关于他的争论时起时伏，从未中断。

本书发表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两篇自传随笔，分别写于二十年代与五十年代，叙述了他的家庭和周围的人，为解开帕斯捷尔纳克之谜，提供了可贵的材料。



To Macgregor

目 录

帕斯捷尔纳克(前言) 乌兰汗 1

安全保护证(纪念莱纳·马利亚·里尔克)

. 桴 鸣 译 15

第一篇 17

第二篇 58

第三篇 123

人与事(自传体随笔) 乌兰汗 译 175

幼年 177

斯克里亚宾 186

九〇〇年代 199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228

三个影子 256

结束语 269

附 录 271

帕斯捷尔纳克的书信一束 . . . 乌兰汗 译注 273

致安·阿赫马托娃(一封)	277
致奥·弗雷登别格(五封)	282
致阿·埃弗伦(三封)	296
致瓦·阿斯穆斯(一封)	303
致尼·塔比泽(二封)	307
致尼·赫鲁晓夫(一封)	315
致加·尼古拉耶娃(一封)	321
致叶·勃拉金尼娜(二封)	324
致托马斯·默顿(三封)	329
致奥·伊文斯卡娅(三封)	335
三访鲍·帕斯捷尔纳克	344
〔美〕奥丽嘉·卡里斯莱 作 乌兰汗 译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383
〔苏联〕科·楚科夫斯基 作 乌兰汗 译	

帕斯捷尔纳克(前言)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是苏联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一种相当复杂的文化现象。他的性格耿直古怪,他的经历坎坷,命途多舛,他的创作高雅深奥。围绕着他的作品,有褒有贬,几十年来关于他的争论时起时伏,从未中断。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报刊书籍上零零星星发表了他的一些短诗、小说的译文,北京与地方的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日瓦戈医生》,而且是几种不同的译本,但,应当承认,对他的了解、对他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本书的出版旨在填补一个空白,为有志于研究帕斯捷尔纳克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文字资料。

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在我国出现,轰动一时的,当属 1958 年。那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西方问世,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苏联从上至下对他展开了猛烈的围攻。有些国家文艺界,

包括我们，也不问青红皂白，甚至在没有读到小说全文的情况下，唯“苏联老大哥”的马首是瞻，亦步亦趋，遥相呼应，刹时间，乌云密布，骂声鼎沸。帕斯捷尔纳克的形象便在我国读者中间以一个“反动作家”的模样出现。可是，曾几何时，气候变了，真相渐白，苏联文艺界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评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革”的中国人民变得聪明了，不再盲从了。苏联还没有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之前，我国的苏联文学工作者们便翻译并发表了他的一些短诗，接着又着手翻译他那被斥为“反革命的毁谤作品”。

记得1983年在苏联莫斯科“文学家之家”跟诗人叶甫图申柯会晤，当他听说我国出版的《苏联当代诗选》中收有帕斯捷尔纳克的短诗时，顿时流露出惊异的神色。我也记得1985年，叶甫图申柯随苏联作家代表团来到我国访问，得知我们准备出版《日瓦戈医生》的译本时，他又流露出来的那种惊喜的激动。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把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与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了对比。他说，他们都是大诗人。还说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联读者总的文化水平还不高，阅读与欣赏能力较低，他们只需要激励自己斗志的作品，那时他们喜爱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而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则另

有看法，认为他的诗艰深难懂，且缺乏时代气息。几十年过去了，苏联读者水平大大提高了。他们已不满足于只富有激情的诗了，他们还要追求深奥的、能使人得到艺术享受的作品，所以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开始赢得广泛的欢迎。他向我讲述了《日瓦戈医生》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受到批判的。那时他渴望中国能早日把这本书出版：“你们出了这本书，对我们会形成一种压力。”他盯着我，又加了一句：“但要有一篇高水平的前言。”

后来，我们从苏联报刊上得知，叶甫图申柯于1986年，在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上与其他十四名作家联名呼吁为帕斯捷尔纳克平反。叶甫图申柯的这种积极的政治热情是可以理解的。不仅因为当年苏联作协开除帕斯捷尔纳克会籍时，他没有支持作协的错误主张，而且更因为敏感的叶甫图申柯早已意识到，争取恢复帕斯捷尔纳克的名誉是振兴苏联文学光荣传统的天职。

与帕斯捷尔纳克关系更密切的不是叶甫图申柯，而是他的同辈诗人沃兹涅先斯基。沃兹涅先斯基早在1964年就公开声明，他只有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就是帕斯捷尔纳克。在当时来说，这种声明可谓胆大妄举了。

1986年，苏联作家协会正式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了名誉，并成立了帕斯捷尔纳克文学遗产委员会，沃兹涅先斯基被选为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委员会成立之

后，立刻开展了活动，提出十四条建议，全部被通过，其中包括把帕斯捷尔纳克的故居改为纪念馆，出版帕斯捷尔纳克的全集等等。

1986年，我在莫斯科会晤沃兹涅先斯基时，谈到了帕斯捷尔纳克。他告诉我，1990年帕斯捷尔纳克诞辰一百周年时苏联准备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除出版作品外，还将召开国际讨论会。他希望届时中国朋友能展示一下这位诗人的作品译文。那一天，我们交谈得兴致很浓，沃兹涅先斯基邀我过几天一起去参观帕斯捷尔纳克的故居，凭吊他的坟墓。可惜，我在莫斯科的访问时间有限，而他的活动又极多，我们的愿望未能实现。

帕斯捷尔纳克出生在一个艺术家的家庭里，父亲是著名的画家，母亲是钢琴家。他自幼受到艺术的熏陶，本人对艺术有多方面的爱好。他早年专门学习过音乐，甚至准备当一名作曲家。考入莫斯科大学后，他毅然放弃了音乐，一心攻读哲学。1912年春他前往德国，在马尔堡大学深造。最后他又放弃了哲学而专事诗歌与小说的创作。

帕斯捷尔纳克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写诗。第一首诗发表于1913年。1914年出版了抒情诗集《云雾中的双

子星座》，两年后又出版了诗集《超越障碍》。这两部诗作表现了作者在十月革命前与世隔绝的内心世界，抒发了个人对生死与爱情的感受。那时，他的文字艰涩难懂，联想离奇，流露出他艺术上的唯心主义和追求俄国与德国理性抒情诗的倾向。不过，从作诗的角度来看，他遣词审慎，格律严谨，为他在诗坛上争得一席之地。1917年夏天，帕斯捷尔纳克完成了《生活呵，我的姊妹》（发表于1922年）。这时他的美学观点已经基本形成：他着重表现的是人与大自然的一体性。

十月革命后，帕斯捷尔纳克在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图书馆任职，面对新的社会现实，他的思想有了变化。1926年他写成长诗《施密特中尉》，接着又发表了长诗《1905年》。这两部反映现实的或历史事件的长诗，博得了舆论界的好评。《施密特中尉》中表现了个人在革命过程中的命运。《1905年》则写出了俄国历史中的一场重大革命事件。帕斯捷尔纳克从抒发个人内心感受转而描写重要的社会题材，无疑是个进步。诗人当时虽然相信革命的正义性，但却否认革命暴力这种必要手段。他认为现实不需要改造，现实应任其自然发展；艺术如同海绵，它的使命是吸收。他的这种政治观点和消极的创作倾向，在后来的作品中继续有所表现。高尔基肯定过他的成就，也批评过他的错误。

苏联反法西斯德国战争前夕，他完成组诗《在早班火车上》。诗人在摸索新的创作道路，文字趋向明朗，不再沉湎于渺茫的描绘中，而希求表现熙熙攘攘的人群活动。战争时期他到过前线采访，并写过一些战地报道，发扬了他在《施密特中尉》中所歌颂的自我牺牲精神。

1956—1959年帕斯捷尔纳克编成诗集《雨霁》，词句比较通俗，玄虚的描述和含糊的比喻大为减少，他所主张的人与大自然的一体性，在这本诗集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盎然的诗意中含着生活的哲理。

帕斯捷尔纳克从事诗歌创作的同时，从未忽略散文的写作。早在1922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柳威尔斯的童年》，高尔基还为它的英译本写过前言（该书未能出版）。1931年他发表了自传体中篇《安全保护证》。以后又写了一些小说、散文等。1957年他完成了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晚年创作戏剧三部曲《盲美人》，未能最后完成。

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以后的遭遇，大家已经知道了。他在痛苦与孤寂中度过他苦难一生中的最后两年。他当时最担心的是外国作家对他的呕心沥血之作进行违心的辱骂。而事实证明，真正有良心的艺术家

不甘当鹦鹉，他们不但没有跟着“苏联权威”批判他，而且还热情地予以声援，甚至不惜与苏联当局抗衡。我们不妨参阅一下1958年年底的外国报刊的报道：

“在里约热内卢，巴西的小说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若热·亚马多10月30日表示，把帕斯捷尔纳克从苏联作家协会开除出来，说明公式化概念化、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分子在苏联仍然占有优势，他们企图阻碍文学创作，只许一家独鸣，就像在斯大林时代一样。”继而又说：“如果没有各家共鸣，文学艺术就不能发展。”最后，亚马多说：“我祝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奖金。”

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发表声明说：“听到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受到惩处，我感到愤怒。无论如何，我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这个决定，不要阻止帕斯捷尔纳克到斯德哥尔摩去，因为他的作品能使俄国永远获得荣誉，并且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今天的俄国。”

另一位法国作家，阿尔贝·卡缪说：“《日瓦戈医生》这一伟大的著作是一本充满了爱的书，并不是反苏的。它并不对任何一方不利，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俄国只要记住这次诺贝尔奖金是授予了一个在苏维埃社会里生活和工作的、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这样一件事

就行了。”

英国作家托·斯·艾略特、格·格林、奥·赫胥黎、罗素、毛姆、普里斯特利、福斯特、韦斯特等人，联名拍了电报给苏联作家协会主席，要求他保证不使帕斯捷尔纳克受迫害。电文中说：“我们深切地关怀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帕斯捷尔纳克的命运。我们认为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是一个动人的个人经历的见证而不是一本政治文件。”电文最后要求不要使“这位为整个文明世界所尊敬的作家”受害，并说这样会“玷污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

奥地利的第一流作家们当时也联名发表决议，抗议苏联对帕斯捷尔纳克所采取的行动，并向这位“我们伟大的俄国同行……在他孤独的时刻”表示敬意，“他的国家的统治者的反知识分子恐怖已把他定了罪。”

意大利全国作家联盟致电苏联作家协会：“意大利全国作家联盟对于你会对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所采取的态度表示沉痛的惊愕，并提出抗议。”“我们认为即使是对待一个政治性的、并肯定是决死的论战，这样的措施也是不公正的。它严重地违反作家的职业尊严……”

意大利另一个全国作家组织公开发表宣言：“意大利的作家们希望未来每一个国家的艺术家都可以发挥

创作能力，而不必在灵感方面对国家承担任何义务。意大利的作家认为以捏造的政治理由剥夺一个真正的作家作为一个作家的权利是荒唐的。意大利作家们谨此表明他们与今天被阻挠接受诺贝尔奖金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是团结一致的。”

巴西争取文化自由协会表示，“任何阻碍艺术家发出他的艺术的呼声的企图，都是非人道的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苏联政府针对帕斯捷尔纳克所采取的行动，是对人类尊严和自由的无先例的侵犯。这种行动表明，作家的作品必须顺从官僚政治的既定形式，而不是服从于人类的不朽精神的最高准则。”

有三位芬兰作家分别发出了两份呼吁，致电苏联作家协会，要求苏联作家协会恢复帕斯捷尔纳克的会籍，以便他能继续从事文学写作。

亚洲一些国家的作家与作家团体也纷纷表示自己的不满。

诚然，在当时形成国际性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中，也不无反共分子的叫骂。

今年，重新回顾这一件事，是何其触目惊心。从中又可以吸取多少有意义的教训！

这本集子收入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两篇散文体自传

和三篇附录，即帕斯捷尔纳克的书信一束，共二十二封，美国女记者奥·卡里斯莱的会晤记和苏联老作家科·楚科夫斯基的回忆录。这三篇附录可以补充帕斯捷尔纳克自传中所未提及的人与事，特别是他晚年生活的一些状况。

《安全保护证》是帕斯捷尔纳克四十岁以前写的第一篇自传。其中个别章节于1929年至1931年间分别发表在《星》和《红色处女地》杂志及《文学报》上。1931年列宁格勒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取名《安全保护证》。本来，作者还写了一篇后记，但书出时他把后记删掉了。作者把这篇自传献给已故的奥地利作家里尔克，正像后记中所写的：“如今我已写完了《安全保护证》，它是为纪念您而写的。”帕斯捷尔纳克酷爱里尔克，他有意把自己的生平和里尔克的名字联在一起，因为他在自传中大量地阐述了自己对艺术创作本质的个人看法。帕斯捷尔纳克只在1900年夏天偶然一个机会见过里尔克一面。当时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在场。他父亲把此事写入他的《历年散记》一书中：“我儿子鲍里斯（当时还是个十岁的学生）跟我走出车厢来到站台上时，见到了那时还年纪轻轻的里尔克，那是他生平第一次见到他，也是最后一次。那时，不论是他还是我，连作梦